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十二回 燕相硬寫龍船分 月香初試雲雨情

話說鳳林因賈銘把了幾回洋錢買了幾回土，又做了許多衣服與他，心中十分感激。今日賈銘初次在這裡住宿，鳳林就賣弄牀鋪秘術，這一夜是百種恭維，直到金雞三唱，才相偎相依，相摟相抱睡熟。次日清晨，魏璧先起，跑到鳳林房門首，推開門，悄悄走至牀前，揭開帳子。見鳳林將右臂胳膊露在被外，摟字銘項頸，兩人面對面睡得正熟。魏璧輕輕喊了一聲：「好恩愛呀！」鳳林驚醒，將眼睛抹了一抹道：「魏老爺為何不睡睡，起這麼早做什麼？」賈銘聽得鳳林說話，也就醒了。魏璧道：「我同巧相公是『春王正月，天子萬年』老對子，睡老實覺。比不得你同我們賈大哥是新婚宴爾，夜裡辛苦，所以睡到此刻，還不曾醒。」賈銘道：「兄弟不必鬧了，將帳子放下，讓我們起來。」魏璧將帳子放下，賈銘、鳳林穿好小衣下牀。

吳珍、袁猷已都鬧到房裡，互相嘲笑，催著賈銘洗臉，穿了衣裳。鳳林捧了一碗煨蓮子在手內，向著吳珍們道：「你們三位姐夫諒必總用過了，我也不敢虛邀。」遂將蓮子送到賈銘手內。袁猷道：「你這蓮子是為我們大哥煨的，我們也沒有福氣吃你的，大哥請老實些罷。」賈銘道：「有偏三位兄弟。」遂將蓮子吃了一半，將碗遞與鳳林，同著吳珍們出了房門，走到天井內。賈銘又回頭進房，腰內拿了兩塊洋錢，遞與鳳林換錢零用。才出了房門，鳳林又將賈銘喊了回來。賈銘道：「你有甚話說？」鳳林欲言不言，凝了半晌道：「你早些來再說罷。」賈銘諾諾連聲，出了房門，同著吳珍們一齊出了強大家大門，到教場方來茶館吃茶去了。

賈銘們去後約有一個時辰，那前次在這裡鬧事的燕相、尤德壽同著四五個人雄赳赳的到了強大家內。三子看見他們來了，敢怒不敢言，趕忙笑嘻嘻的招呼，請在雙林房裡坐下，獻了茶，喊老媽裝水煙。把家中幾個相公總喊到房裡，請叫眾位乾老子，請問眾人尊姓。眾人又問各相公芳名已畢。三子拿了一隻琵琶遞在鳳林手內道：「鳳相公揀好小曲唱一個奉敬眾位乾老子。」

鳳林接過琵琶，將弦和准，向著眾人道：「唱得不好，眾位乾老子包含。」眾人道：「請教，請教。」鳳林彈動琵琶，唱了一個《南京調》，其詞曰：

春色惱人眠不得，滿腔心思，獨伴銀燈。聽聲聲狸貓，叫得人心愁悶。薄情人，狠心一去無音問。欲睡不穩，好夢難成。恨蒼天，求籤問卜全無准。

鳳林唱畢道：「獻丑，獻丑。」眾人道：「好。」琵琶有人取過。

燕相喊道：「把你家東家喊了來，我們來同他說話。」三子道：「東家往外吃茶去了。老爹們有什麼話說，吩咐下來，等東家回來代老爹們道達就是了。」燕相道：「沒有別的事，我們大眾在天壽庵馬頭玩了一條五色金龍，寫你家八塊洋錢份子，我們要算是在這本碾兒上，比不得別條船，一千、八百就可以過去了。辦與不辦，等你家東家個信。」三子道：「等東家回來，告訴他，自然是許辦的。」燕相道：「要會，我們明日在竹籬軒，不會就罷了。」立起身來，同著那幾個人去了。

三子同幾位相公罵道：「前日的事花的多少錢，墨跡還未曾乾，虧他們有這副老臉，趕大早跑到這裡耀武揚威。不曉得那一天湊巧弄個訪案同他們玩玩，才曉得喇叭是銅打的呢！」雙林因他們坐在他的房裡，等他們出了房門，燒了兩張草紙。

三子等強大回轉，將燕相們說的話告訴強大，自必仍請庚嘉福料理不提。

再說賈銘們到了方來茶館，只見陸書早已坐在那裡，立起身來招呼，見禮人坐，談談閒文，用了早點。陸書請眾人同到多子街金珠店換了金子，送到新勝街銀匠店打簪子、戒指，仍叫小喜等著。陸書邀著眾人同到進玉樓月香房裡坐下。翠雲、翠琴總來相陪。月香向陸書道：「成衣業已講明共總多少銀子，他還要先付銀子。衣服、鋪蓋可以趕月底送來。」陸書向月香道：「有兩包銀子在小喜子腰內，此刻我叫他看著打金首飾，回來這裡，我叫他將銀子交與你。那一包輕的是三十兩，你先把與成衣，所少的我明日找付。那一包重的是五十兩，你拿去把與你叔於，讓他早些回去罷。那銀子總是好關紋，曹平足兌，總是我自己比過的，分釐不少。」月香道：「我不曉得輕重，回來再說。」陸書一笑，留字銘們。眾人又在那裡吃了一日酒，方才各散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已到五月初一。這一日早間，陸書同著賈銘們在方來茶館用過早點，到混堂裡洗了澡、剃了頭，一同到了進玉樓，請在翠琴房裡。賈銘們與陸書見禮賀喜，各叫小廝送了賀禮。蕭老媽媽子同翠雲、翠琴公送大蠟燭、安息香。內外場送的大寶蓋五彩須，一個大香珠，一軸睡美人。那強大家桂林、鳳林、雙林、巧雲各送了禮來。陸書將禮收下。陸書發過力錢，忙趕著喊人去請桂林們四人去了好一刻工夫，只見鳳林、雙林兩人坐了小轎來到。下轎上了樓來，向陸書道了喜，又與人招呼人坐，說是桂林、巧雲今日有事，不能過來道喜，托我二人轉致，陸老爺莫怪。陸書道：「他們不來，明日再請罷。」遂將各款銀子總交與蕭老媽媽子，所有他同翠琴並內外場送的禮，另外又回了銀子。蕭老媽媽子千歡萬喜將銀子收起來。

眾人用過午飯，蕭老媽媽子於喊了梳頭的媽媽代月香梳了一個時新髮髻，換了簪環，帶了時鮮花卉並鮮花箍子，透體換了新衣，這些衣飾總是陸書現辦的。打扮已畢，蕭老媽媽子帶著月香來到房裡。賈銘道：「這才標緻，真如嫦娥降世，儼似仙女臨凡。但凡女子到底是梳頭好看，縱有十分姿色，男妝也要減去幾分。」月香見著眾人，反覺有些靨腆。鳳林們挑逗他說玩話，月香總不噴聲。

到了傍晚，陸書們邀至月香房內。眾人一看，雖不似新娘洞房，收拾得十分華麗。錦衾繡被，蘭麝香濃，梳桌上點了幾對大蠟燭，帳子內掛了一軸睡美人，壁上掛了幾幅美人條並對聯。又有賈銘新送來的一副黃綢邊裱成萬年紅對聯，上寫著：

月窟惟延攀桂客 香閣喜遇探花郎上款寫「撰句書賀月香女史吉席」，下款寫「翠瑯書屋主人贈」

房中間擺了一張圓桌，陸書邀請眾人入坐，擺下酒席，飲酒猜拳，又鬧了一回喜字流觴，眾人將陸書已灌得有幾分醉意，直到興盡酒闌，方才散席。賈銘、袁猷代鳳林、雙林開發了江湖禮。鳳林、雙林辭別眾人上了小轎。陸書叫人買了茶食點心、安息香，交與跟來的人捧著，隨著小轎回去了。賈銘們四人辭別陸書，送著鳳林們到強大家去了。

這裡老媽將房裡殘肴收過，揩抹過桌子，泡了濃茶來，又燒了醋湯遞與陸書解酒。老媽又遞了一塊白綢與陸書道：「恭喜陸老爺，這是狀元印。」陸書接過，揣在牀席邊裡。此時漏已三催，老媽收拾牀鋪，陸書與月香解衣就寢。一個是慣走煙花浪子，一個是久在風塵少女，陸書花去許多銀子，此刻醉裡糊塗，也不知他是個處女不是處女。今日初次落交，你貪我愛，直到興盡情濃，方才雲收雨散。

歡娛夜短，早已紅日高升。兩人穿好衣裳下了牀來。老媽道過喜，取水與陸書淨面，月香漱口。老媽捧了兩碗冰糖煨湘蓮與他二人吃了，陸書賞了老媽一塊銀子。那梳頭的媽媽走進房來向陸書、月香道喜，陸書也賞了一塊銀子。那婦人謝過，代月香理開頭髮梳鬆。又有賣花的送了一條花箍，四柄鮮花，到房裡道喜，陸書也賞了他一塊銀子。月香將頭梳起，洗了臉，搽了胭脂和粉，戴了鮮花並花箍，穿好衣裙，陪著陸書用過早點。只見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四人一齊來到。進了月香房裡，各道恭喜。陸書邀請眾人入坐。賈銘們與月香說了許多玩話。陸書又著人到強大家將桂林、巧雲請了來，備了酒席，請眾人用過午飯，洗過手臉。

桂林、巧雲要到天凝寺、東園等處去玩耍。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還帶著桂林、巧雲、翠雲、翠琴出了進玉樓，先到天凝寺前後殿宇，總隨喜過了。又到放生堂，把了許多錢與看堂的和尚，方才將堂門開了，讓他們進內。看見有許多老牛，老豬以及許多羊、鵝、雞、鴨，又趕著叫人買了許多燒餅、饅首，望著這些畜生亂撩，紛紛搶著爭食。桂林們呵呵大笑。玩了好一回，方才出了寺門。又到東園、史公祠各處遊玩過了。

出了史公祠，到了大門外，桂林挽住吳珍的手仍要向東去玩耍。

吳珍道：「向東去並沒有好玩的所在，沿河邊一直就到了便益門，你們在家裡坐船到揚州，那裡就是住船的碼頭了。」說

畢，同著眾人回至進玉樓，用了下午點心，晚間仍在那裡吃了酒飯。

吳珍、魏璧代桂林、巧雲把了江湖禮，辭別陸書。四人送著桂林、巧雲回去。

陸書仍在月香這裡住宿，儼然新婚宴爾，同月香如魚得水，似漆如膠。也曾將要帶他回去的話告知月香，月香也賭咒發誓情願跟他從良，說是等他叔子這一次來揚，講明身價，即便跟他回去。因此陸書為色如迷，一連三日未出著進玉樓的大門。

看看節近端陽。揚州俗尚繁華，龍舟競渡。月香要看龍船，向陸書道：「我今年才到揚州，未曾看過龍船，你同我去看看。」

陸書允了，僱船同主觀看。初四日早間，蕭老媽媽子上樓向陸書道：「有句話同你老爺商議，現在過節，各款使費，又要送禮，又要一切節賬，想同你老爺討筆銀子過節。」陸書點點頭。月香道：「老乾娘，你莫提過節，我的未完才多呢。我欠成衣多少，欠賣花的多少，欠做鞋子的多少，欠銀匠店多少，欠賣玉器的多少，欠賣果子的多少，還要買幾樣菲禮孝敬你老人家，還要送乾娘家節禮，還要開發家裡眾人節錢，共要多少銀子才得過去。」陸書道：「這些小事，你們總不必焦心，等小喜子來，我叫他回去拿銀子來，與你們過節就是了。」蕭老媽媽子道：「喜二爺已經來了，現在樓下呢。」陸書道：「你將他喊上樓來，讓我吩咐他的話。」蕭老媽媽子隨即下樓，將小喜子喊上樓來。陸書道：「你去將賈、吳、袁、魏四位老爺立刻請了來，說我在這裡候著呢。」又向小喜子耳邊吩咐了幾句話，小喜子答應，下樓去了。

過了好一刻工夫，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四人一齊來到。

陸書立起身來招呼。月香請叫過眾人，邀請眾人入坐。老媽獻茶、裝水煙已畢。陸書向眾人道：「小弟請哥哥們到此，非為別事。月相公明日要看龍船，小弟不知貴處風俗，特地將哥哥們請來商議，要僱一隻大船，還要請嫂子、弟媳們一同出去玩玩。」賈銘道：「揚州游湖船還比龍船熱鬧。六月十八、七月十五這幾個日期，價錢甚貴。還有一件，」指著月香們道：「有了他們在船上，那玩龍船的人看見他們，必要鬥標，賢弟這一玩，非數十金不可。」陸書道：「罷，小弟在貴處逛個端午，如此勝景，不可不去瞻仰瞻仰。小弟只圖熱鬧，多花幾兩銀子何妨！」賈銘聽他這話，遂不便阻攔。吳珍道：「既是陸賢弟豪興，」遂向袁猷道：「三弟，我同你先到碼頭將船僱定，省得明日沒有船叫，那才掃興呢。」陸書道：「費二位哥哥心。」吳珍同著袁猷下樓，離了進玉樓，出了藏經院大門。吳珍向袁猷道：「這玩笑場中，要做大老官，原要揮霍。我看陸兄弟這般玩法，竟有些傻。他代月相公梳妝，連衣服、首飾糜費，我代他算算，將近要用二百銀子。不知要他從良還不知要多少銀子呢。我想他到揚州無非是探親，又不做生意買賣，那裡有這些銀子花的？」袁猷道：「自從陸兄弟來了，結拜之後，每日總是擺台玩笑，我也未曾同他細談。」

二人走著談著，已到了天凝門吊橋口。早有素識的船家向前招呼道：「二位老爺，出去玩玩罷。」吳珍道：「今日不玩，明日要只大船，要多少錢？」那船家道：「你二位老爺來，我也不能三釐繞九釐的，老實些，把十二塊洋錢，外汰化。」吳珍還了四塊洋錢，船家不肯。再三再四講定了，連下午茶果炭共總六塊洋錢，另外汰化伙計。那船家又道：「論理不該，無奈明日初五，是滿盤紅的日期，此刻講定了，回來再有人來僱，就是把紫金子也不能答應，先要同老爺們付幾塊錢定錢。還有一說，風雨總無更改。」吳珍道：「那是自然，即刻叫人先送兩塊錢來做定准就是了。」那船家點答應。吳珍向袁猷道：「兄弟，我同你說話。」將袁猷拉到天凝寺內僻靜所在，說道：「我看小陸這樣玩法，必要玩出湯老爹來。我們兩人自從他到了這裡，天天陪大老官玩耍，算是醬油碟子跟著蹄子，拖拖就拖乾了。我們把勢局比不得賈大哥、魏兄弟兩人，總是鹽務來頭大，我們那有這些閒錢在外面玩笑？」

強大家那裡過節，不無所費，現在手頭又拮据，我想何不將船錢同明日撩標，多算他幾兩銀子，我們兩人貼補過節。不知賢弟意下如何？」袁猷聽了，心中躊躇：我在常熟，多少事件承他父子的情。今陸兄弟在揚州，我何能賺他銀子？若說不行，吳二哥既說出口，恐他無趣；若是依他，自覺居心有愧。因又回思道：橫豎他遲早總是要壞事的，明日倘若壞乾了，沒有盤纏回去，我多送他幾兩銀子，補這個數罷。遂向吳珍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兄弟跟著你說就是了。」兩人商議已定，復至進玉樓，到了月香房裡。

陸書看見他二人來了，趕忙立起身來道：「費心累步。不知船可曾僱定？」吳珍道：「這些弄游湖船的人都趣糟了，不知說了許多話，再三再四才講定了，是十六塊洋錢正項，茶葉炭下午、伙計汰化在外，還要先送十塊洋錢做定准。明日若是下雨不上船，也要照數把錢，一文皆不得少。」陸書聽了，作揖道：「兄弟貪玩，有費二位哥哥的心。」遂在腰內拿出十塊洋錢，交與吳珍。吳珍隨即下樓，把了兩塊洋錢，悄悄叫他小廝送到碼頭，交與船家算定錢，復上樓。

陸書道：「大哥說龍船要鬥著撩標，小弟不懂，還要拜托哥哥們開發呢。」吳珍道：「還是我同袁三弟效勞。你今日包些錢封，明日好把弔艚的孩子。」陸書道：「明日務必請嫂子、弟媳們一同出去玩玩。」賈銘們均各依允。陸書趕忙叫人開燈，與吳珍吃煙，留眾人吃過午飯，方才告辭，約定明早仍在進玉樓取齊。